

早安，何燕明先生——兼议中国设计师的素养



用这个题目，是因为想到库尔贝的画——《早安，库尔贝先生》，但是，那张画对我而言，只是个影像的残余物。我只是为他的画题所动，那表示了一种颇有历史感的致敬之意，而库尔贝的自我致意，更显得不寻常。

我要向何燕明先生致意。

这位已经过了80岁的老人，是位诗人、雕塑家、书籍艺术家、编辑家，他也许还可以有别的称呼，比如艺术教育家、画家等等，已经够多了，但我觉得这些“桂冠”难以概括何燕明先生这个人。因为，一些叫做“品格”的东西，是无法在这些世人皆可的头衔里体现出来的。

这位令我尊敬的老人，除了他的周围同事好友学生，熟悉他并敬重他，还实在称不上著名。作为当年杭州国立艺专雕塑专业的学生、庞薰琹先生初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时期最重要的学术助手，80年代文革结束后《当代》等文学刊物形象设计的最主要确立者，《装饰》杂志在八九十年代复兴期的最重要领导者，长期坚持诗歌创作，是《红岩》等不少电影电视剧的主题曲的歌词作者，并与九叶诗派诗人杭约赫等保持持久友谊的何燕明先生，我们对他知道得太少。我对现代中国艺术史最感痛心的事情之一是，似乎中国的现代艺术史只关心20世纪三四十年代渐露头角和由此成长的一代风云人物，而在当代，又

走向另一追捧先锋前卫的极端，在这历史的中间，是一段空白……。

这不是翻旧账或没有原则的吹捧。历史除了它最实际的“以史为鉴”的功能，还反衬着一个民族的良心，再也没有比从尘封的历史中去揭示真相、重新发现更令人扼腕了。

在我的北京生涯过了24个年头以后，我突然发现，我的专业周围中那种修养全面、人文情怀浓郁、敬业、真诚的艺术家和设计“家”竟是那样少。你别看一些设计师设计了一些公众注意的作品，在业界业已成名，但从他们口出狂言的情形看，他们离设计大家还远之又远。中国当代设计悲哀的事情之一，不是很多中国的设计师只有“小学文化”，而是，他们大都缺少一种关怀社会、悲天悯人的品质。

何燕明先生从青年时代到现在，一直写诗，我是他的忘年诗友，每有诗作，总会如一个年轻人那样背给我听。他的诗，一如他的为人和作品，质朴、自然、率真。他的诗友儿童文学作家圣野，八十多岁了，仍然写出让小朋友喜欢的诗。他介绍我认识的曹辛之先生，七十多岁时还可以将我看成是他的诗友。何燕明先生现在也仍然如年轻人那样与我讨论问题，遇到问题，还会激动地与我争吵。他错划成右派近二十年，平反后拼命工作，那时他已经快六十岁了。如今的人，过了四十就以为通达天命，再也听不进社会友善的声音，为己活着，“那管世界洪水滔天”，香车美宅，自以为生活质量很高，不知平俗的就是自己；何燕明先生的书籍设计，简洁朴素，体现的是文学刊物内容的灵魂，他的设计，一字一行，一页一图，平静致远，从不干扰内容，而是文学想象的翅膀，不象时下流行的设计，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，只让读者知道有设计；何燕明先生大约六十六岁时，才出任《装饰》的主编。那是1987年，对工艺美术设计而言，仍然是百废待兴的年代，他以敏锐和洞察力，策划具有社会影响的选题，带着我们南下组稿，并亲手做封面和版式的设计。我在编辑部的时间里，知道了专业的“理想”是应该如何生根发芽，但是现在——想想不到十年间，发表文章这件事大都沦为评职称的工具；何燕明先生70岁的时候从主编的位置退下来，重拾雕塑本行。他的天性，使他选择了做即兴式的架上雕塑。这么大岁数的人，写实能力一点未退化。他的塑造风格颇如杜米埃，同样是关注民生的内容。他的创作激情热烈如初，因此，他常常有超越，并将此传导给年轻人，不计报酬。其生命力成为同代人的奇观。

一个设计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养？现在的大学几乎没有人提起，即使提了，大概也没有人要听。“创意”就是一切，学生要听成功的案例，但现在的“成功者”似乎又没有什么好学，成功的经验让听者暗暗不服。因此，在当代设计教育界，有一个不成文的“恶”性循环，经历千辛万苦考进设计学院的学生，毕业后对自己的母校却产生疏离感，感情复杂，有的甚至一有机会便对母校恶言相向。他们在怀念老一代的高风亮节的同时，怕也没有想想自己。

让中国的设计师静下来去读点书一定很难，那么，做个关心社会关心民生的人总没有异议，但关心不仅仅指一件成功的设计，也不仅仅是一次义卖，学会如何去关心，使关心更具有介入社会改造的力度，这里面有很多内容。中国的设计师能从何燕明先生身上看到些什么呢？

不好说，仁者见仁吧。

现在是晚上12点，离明天的早晨还有几个小时。我在键盘上说：早安，何燕明先生！□

2007年8月10日写于北京